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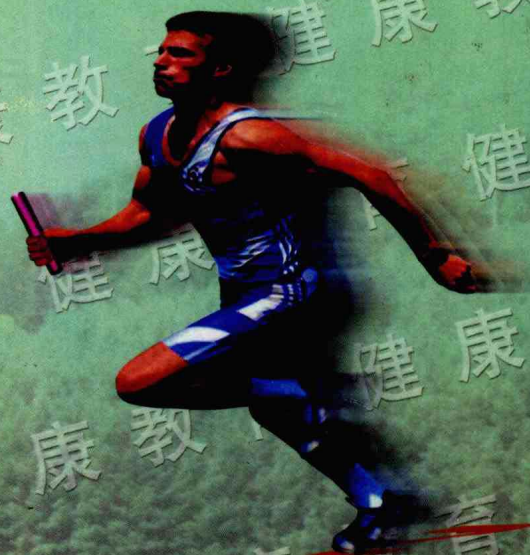
健康教育新概念书系

HEALTH EDUCATION

21世纪
创新学生

性
健康
教育

主编 王建民 尚燕杉 张红军



新
概念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1 世纪创新学生性健康教育新概念

ChuangXinXueShengXingJianKangJiaoYuXinGaiNian

21 世纪创新学生 性健康教育新概念

(中册)

主编 王建民 尚燕杉 张红军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8

《21 世纪创新学生性健康教育新概念》

编 委 会

主 编：王建民 尚燕杉 张红军

编 委：丁 青 王玉平 王 倩 傅亮清

李玉梅 李 芳 刘 平 刘 岛

张红梅 张 锐 尚燕杉 赵彩红

安 邦 郭 静 夏 平 徐康宁

康继林 韩文磊 韩 勇 魏 刚

教 育 指 南

性心理教育

青春期中由于激素的变化而直接导致的情感上的紧张,在广泛流传的神话中都被过分夸张了。青春期中由社会问题引起的情感上的紧张更为严重。由于这些孩子身体中正经历的变化,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变得非常担心同龄群体的反应。而且因为他们的自尊和同龄群体如何看待他们密切相关,这种担心只能影响他们对自己的个人感受。

当青春期到来比正常的时间早的时候,和青春期相关的问题会更加普遍和严重。对于女孩而言,青春期的来临可能是九岁到十二岁之间的某个时刻;对于男孩,则可能是十一岁到十五岁之间的某个时刻。使提早到来的青春期对于那些正处于这个时期的孩子来说变得更为麻烦的是,他们变得和同龄群体更加不一致了,这使他们更可能感觉自己是外人。

一个女孩的青春期的提早到来所经受的痛苦,一般来说比男孩多,这又是社会因素导致的。西方的文化鼓励男孩尽快地变成一个男人,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们就会为自己所具备的男子汉气而欢呼。另一方面,女孩子受到社会赞扬的品质是天真、甜蜜和处女,这都是处于青春前期的女孩所具备的特点。而变成妇女后,不是获得了更多的权利,而是因为月经来潮需要做许多卫生工作,同时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最让人讨厌的是,尤其是自己的行为要变得谨小慎微。虽然这种偏差是不合法和不公正的,但是父母也不能忽略它们在社会中的普及性,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无论你的孩子的青春期是何时到来的,无论它是被家庭以外的社会如何接受的,这里的一些指导原则都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调整自己,让他能适应自己的青春



期。

不要嘲笑孩子的青春期

要记住在这个变动的时期，你的孩子对于他留给别人的印象极为敏感。他很容易和出人意料地误解关于他新身份最善意的笑话。而且他还会很巧妙地隐藏你所引起的任何伤害。

不要认为孩子进入了青春期，自然就意味着他智力上、情感上或社交方面都更加成熟

你的孩子可能只是因为进入了青春期，就有了许多的问题。不要期望他的行为立刻就与成年人更为相似，或者立刻就能承担更多的成年人的责任。至少社会直到孩子二十一岁的时候才会把他看作成年人。相反，你应该允许孩子成熟的速度和他在青春期之前一样。

帮助你的孩子形成自尊，在社会交往中保持平静

不要过于鲁莽，但是努力鼓励你的孩子从事一些他表现相当好而且会令其满意的单独的活动。这样做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在他的身体和社会形象改变的时候，维持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持续的感觉和愉快的感觉。

帮助你的孩子寻求能够增强他的社交技巧的信息、指导和经验时，也不能过于鲁莽。比如，你可以尽力使他有兴趣阅读青少年书籍或期刊，参与体育活动，参加夏令营或者参与青少年环境行动项目或者某种业余爱好的俱乐部。

把青春期看作快乐的源泉

为孩子进入青春期而感到自豪，同时让孩子知道你为此而自豪。在和你的孩子讨论青春期的时候，把青春期当作发展中一个令人渴望的和积极的阶段，这是一个和美丽、力量和丰富的新的感受相联系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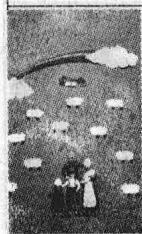
性别成见

处于儿童中期的孩子倾向于用什么方式展示性别成见

关于女性的主要成见之一是，她们比男性更加敏感，更加关心他人。但是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特点是天生的。不过却有多得无法否认的经验证据表明，一般来说女性的行为的确符合这种成见。

六岁或六岁以上的女孩，她们的智力已经能够让其认识到总有一天她们会生孩子的。和这种意识相伴而来的，是对于“做母亲”和照顾他人的天然偏好。于是，虽然女性并不是天生就比男性对人际间的关系更感兴趣，或者更富于同情心，处于学龄的女孩却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这类特点。

在意识到这个基本的特别差别后，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差异。大约



从六岁到八岁，男孩们都喜欢用战斗的游戏（比如说枪战的游戏）来发泄自己的富于攻击性的或者焦虑的情感。相反，女孩喜欢通过角色扮演的游戏（比如说扮家家）或者在她们和他人持续的关系中来释放类似的感情。这并不意味着男孩不扮家家，或者女孩不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它只是指出一种似乎无法避免的趋势。

大约从九岁到十二岁，男孩和女孩都喜欢在他们和他人的持续的关系中发泄自己的攻击性的和焦虑的情感，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方式并不一样。女孩们倾向于彼此间相对公开地讨论这类情感，或者在相当具有合作性的对话中谈及这些。而男孩们倾向于隐藏这类感情，但是却把它们转化成这种努力：目标或者在于在人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或者在人际关系中和他人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

除了这些相当顽固的性别成见外，还存在一些学龄儿童通常更愿意去做，却没有多少合法性的性别成见。这些成见都是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神话，是我们的文化使它们长存的。因为文化中男性占支配地位，它们就倾向于表现女性作为服从者的歪曲的形象。

在这些文化强加给人们的性别成见中，关于孩子的情感生活的成见如下所示：

- 女孩天生就愿意表现良好和遵守规则，男孩则不是这样。
- 男孩喜欢运动，女孩不喜欢。
- 女孩能够从穿衣打扮和修饰自己中获得乐趣，男孩则不行。
- 男孩喜欢做房子外面的杂事，女孩喜欢做里面的。
- 女孩总是表现得很害怕，喜欢哭泣，男孩则不这样。
- 男孩们能从亲自动手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女孩则不行。
- 女孩们需要表达和接受许多的感情，男孩不需要。
- 男孩在情感上很坚强，女孩很脆弱。
- 它对于那些醉心于按成见去做的孩子有怎样的危害？

按照成见去做，在它取代了按照某个个人的身份和其他人的个人身份采取相应的行动的意义上说，这种做法可能是有害的。有些成见可能比其它的更有害。比如和认为男孩宁愿在屋外工作的看法相比，认为男孩不会哭的成见会给处于学龄的男孩生活带来更多的痛苦。不过，不存在所谓好的成见。

从定义可知，成见就是对某个特定的物体简单化的、标准化的概念。对于个人，或者某一类人（比如性别群体）而言，简单化或者标准化总是使他们个人消失不见了。带着成见的行动总是令人起疑，因为这使人难以区分什么是某个人自己的个性，什么是外界强加于他身上的刻板的个性。

不过就学龄儿童而言，必须允许他们有一些符合成见的和性别有关的态度和行为。处于儿童中期的孩子，刚刚开始培养依靠自己的社交技巧。由于这些孩子继续依赖父母，而且想尽快、尽可能容易和尽可能完美地建立彼此间的联系，使得他们的个性相对较弱，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模仿他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性别成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情感健康得到保障。

除此之外，要求处于生活的形成阶段的孩子放弃所有的符合成见的态度和行为，会比那些成见使他更感紧张。尽管让孩子避免所有符合成见的态度和行为无疑



是个好主意，但只有当你在特别必要的时候保留严肃的教育和纪律干预的情况下，这么做效果才会最好：比如，你的孩子伤害了其他人的感情，或者孩子陈述了一种显然不是真实的看法。

要一直记着，你的孩子在六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态度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经验性的。只要做父母的你为孩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只要你理智地帮助孩子了解性别成见和个人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他就最有可能随着年龄长大，而放弃许多对于性别成见的偏好。

为了减少孩子带着成见的行为，父母能做些什么

无论何时你的孩子做了或说了什么特别无礼的事情，除了巧妙地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你还可以做一些其它的事：

- 一般的说法都不要涉及性别成见，比如“像个男人”，或者“女孩是不会那样做的”。
- 在抚养孩子的时候，避免直接或间接地设置成见。在父母双全的家庭中，父亲和母亲应该分担照顾孩子的任务，偶尔可以彼此交换一下。在单亲家庭中，抚养孩子的某些事情要努力让异性成年人参与。
- 在讨论性别偏见的时候，把电视节目、电影、新的故事和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作为背景。
- 尽量使你的孩子对于和性别偏见背道而驰的观点或活动感兴趣。比如，让你的儿子去看芭蕾，如果他显得感兴趣，就让他去上芭蕾课。或者和你的女儿一起打篮球，如果她显得有兴趣，可以让她参加一个篮球队。
- 如果你的孩子显得相对比较冷淡，拒绝给他买符合性别成见的衣服、玩具、家具或者个人用品（比如为男孩买穴居的野人、T恤衫、玩具卡车、用带皮的树枝做的床和有着老虎斑纹的笔记本，为女孩买花T恤、洋娃娃、带着顶篷的床和画着小动物的笔记本）。
- 如果你的孩子不是那样开心和健康，你自己不要因担心孩子的“男性气质”或者“女性气质”，或者促使孩子更加符合其中任何一种成见，而屈服于符合成见的态度和行为。让你的孩子在这块情感生活中极为敏感的领域里找到自己的路。

允许你的孩子情感上有这种快乐的和健康的自由，意味着你不会因孩子同性间的爱恋、性游戏和初恋而烦恼，而更多地因异性间的这一切而烦恼。在这个年龄段中孩子的情感经历，不能够作为他基本性倾向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不能强迫孩子认为同性间的感情本身就是消极的，更不要提同性的倾向了。

儿童心理冲突

大约在弗洛伊德发表关于“小汉斯”案例报告的同时，我收到一份来自于一位熟知精神分析学的父亲在对自己的3岁女儿进行了一系列的观察后所写成的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有许多东西与弗洛伊德那篇“小汉斯”内容上的不足对之有所补充。因此，我禁不住想把它介绍给其他的读者，此外，人们对小汉斯所表现出的普遍的不理解的是对他人格上的侮辱，也是我发表这些材料的一个理由。虽然这个报告远不及小汉斯所涉及的内容广泛，但这些观察却证完了“小汉斯”这一案例的典型性。事实再次证明，所谓“科学的”评论，就其在对所有这些重要事件的评议上，仍然表现为操之过急。可见，人们仍未学会先进行调查，然后再作出判断。

这个小女孩健康活泼，感情细腻，在下面的观察报告中，我们还可以感觉到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她从没得过精神病，也未曾发现过有任何神经过敏的迹象。

三岁时，活跃而又有条理的好奇心便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出现了。她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并编织各种充满希望的幻想，遗憾的是，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叙述的前后连贯性，因为这种叙述是由趣闻构成的，而这些趣闻又是所有相似的经历所组成的整个生活过程中的某次事件。因此，我们就不能对其进行科学和系统的处理，而只好采用故事的形式了。在目前心理学的水平下，我们还不能取消这种叙述形式，因为要达到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非常确切地区分哪些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哪些则是为了猎奇，仍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要走。

这个叫安娜的小女孩三岁时，和她祖母有过下面这样的一段对话：

“奶奶，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暗呢？”

“因为我老了呀！”

“你还会变得年轻吗？”

“哦，亲爱的，不会啦！我会变得越来越老，最后就死了。”

“死了以后呢？”

“我就会变成天使。”

“然后你又会变成小孩子，是吗？”

在此，这孩子很巧妙地使一个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因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她一直都在问母亲，她能否得到一个真正活着的洋娃娃——一个小弟弟。这自然就引出小孩是从那里来的这个问题。当这种问题被无意地自然问及时，父母并没有在意，他们作出的反应似乎就象这孩子提出问题那样轻描淡写。因而，有一天她从妈妈那里听到一个鸛鸟将婴儿带到世上来的美妙故事，从别人那里也听到过一种更正



式的说法，说小孩原先是住在天堂里的天使，后来由这些鸛鸟带到人间来了。从这些故事出发，这个小家伙便开始了其寻根究底的活动。从她与祖母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广泛适用的。因为它不仅巧妙地避开有关死亡这种痛苦的想法，而且同时也解开了小孩从哪里来的谜语。安娜似乎对自己说：“人死后就变成天使，然后又变成了小孩。”这种一箭双雕的解决办法，即使在科学中也曾被顽固地坚持过。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震动，它在孩子心中是不会消失的。在这种简单的想法中，包含着再生理论的种子，而这种理论就我们所知，在今天仍有上百万的人们相信着。

最初小妹妹的诞生是小汉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样。在本案例中，小弟弟的诞生则成为安娜人生经历中的转折点。这时，安娜已满四岁，迄今几乎尚未论及的关于小孩是从哪儿来的。现在又成了话题。母亲的怀孕显然是没有引起她注意。也就是说，安娜从未对此进行过观察。临产之夜，鸛鸟才开始，父亲把女儿带到自己房里，把她放在膝盖上说：“告诉爸爸，如果今晚你有个小弟弟，你怎么办？”“我就杀了他。”她马上说。“杀”这种表达似乎令人惊讶，但事实上却是非常无害的。因为“杀”和“死”象弗洛伊德曾经多次指出过的那样，在儿童语言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仅仅表示“除掉”之意，我曾治疗过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她在分析中出现反复的联想，老是想着席勒的“钟表”。她并没认真读过这首诗，只是浏览过一次，仅仅记得描写教堂的那部分，回忆不起更多的细节，这段诗是：

从教堂里，
传来一阵钟声
凄凉而低沉
肃穆的钟声送每一位旅人
结束他的最后旅程……

唉！这是那位可爱的妻子
唉！这是那位忠诚的母亲，
是黑心的冥国统治者
逼她离开丈夫的胸怀……

她自然是很爱母亲的，丝毫没有想到过她的死。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这样，她得和母亲出去五个星期，与亲戚们呆在一起。去年是母亲独自出去的，女儿（被宠坏了的独生女）则留下来和父亲做伴。遗憾的是，今年从爱人怀里抢走的是“娇小的妻子”，而女儿却情愿是忠诚的母亲被从孩子身边分开。

因此，在儿童口头上，“杀”是一种完全无害的表达。特别是当我们知道安娜是非常混杂地用它来表示各种可能的破坏、消灭、毁灭时，就更是这样了。这种趋势仍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试比较对“小汉斯”的分析）。

分娩发生在凌晨。当分娩的一切痕迹连同血迹都清理掉后，父亲来到安娜正在睡觉的房间。他一进来，安娜就醒了。当父亲告诉她小弟弟到来的消息时，安娜既惊异又紧张。父亲将她抱到卧室里，安娜朝倦容满面的母亲飞快地扫了一眼，显得

既尴尬又怀疑，似乎在想：“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看到新来的弟弟，她没有流露出任何高兴的迹象。她表现的冷淡使得大家都失望。接下来的整个上午，她明显地避开母亲，而平时她总是吊在母亲脖子上的，这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可是，当母亲独自一人时，她跑进屋里，用双手绕着母亲的脖子，急切地悄声问道：“你现在会死吗？”

孩子心中某些冲突的东西现在暴露了出来。鹤鸟的故事虽然被理解错了，而对再生假设的理解则无疑是正确的。根据这样假设，一个人是通过死亡来帮助婴儿出生的。因此，母亲就该死去，既然如此，安娜为什么应该为这个新来者感到高兴呢？况且她已开始孩子气地嫉妒起这个新来者了。所以，她只好找一个恰当的机会来确证妈妈会不会死去。妈妈并没有死，而这种愉快的结果却使再生理论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么，对小弟弟的出生和孩子从哪里来的这两个问题又将如何解释呢？最后，还剩下鹤鸟一说。以前，尽管这种说法从未被明显放弃过，但在不知不觉中已被再生假设所代替，遗憾的是，由于孩子要去和祖母呆上几周，另外的解释父母便不得而知了。然而从父母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鹤鸟一说则被更多地提到，当然就有一种默契来支持这一说法了。

当安娜回到家，再见到母亲时，她又一次表露出对弟弟出生后的那种既尴尬又怀疑的表情。这种表情虽然难以解释，但父母却对它极为明了。她对婴儿表现得十分友好。这时，来了一个保姆，最初，她的装束给了安娜很深的印象——一种极其不好的印象，因而安娜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向她表示出敌意。到了晚上，无论保姆怎样哄都无法使安娜脱衣睡觉。这种抵触的原因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很快就被弄清楚了，安娜站在弟弟床边，向保姆吼道：“他不是你的弟弟，他是我的。”但最后她与保姆和解了，并自己扮演起保姆的角色来。她戴着白帽子，围着围裙，轮流地照看着小弟弟和洋娃娃。但同以前相比，她的情绪现在明显地显得悲哀，而且心不在焉。她经常长时间地缩在桌下，独自哼着一些令人似懂非懂的长故事和童谣，但大都是一些与保姆主题有关的、充满希望的幻想之类的东西，如“我是一个戴有绿色十字架的保姆”等，其中夹杂着各种难以抑制的痛苦的情感。

在此，我们发现了小家伙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幻想、诗意的初次激发以及被悲哀笼罩着的情绪。所有这些东西通常只是在生活的稍后阶段才会出现，也就是当少男少女准备摆脱家庭的束缚、作为独立的人走向生活，然而内心却为一种思念家乡、留恋家庭温暖的痛苦感情所阻碍时才会出现。在这其间，他们开始编织一些充满诗意的梦想来补偿他们所缺少的东西。乍看，一个四岁的孩子与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理如此接近似乎很荒谬，但这种相似却不是在于年龄，而是在于生理机制。这种哀伤的幻想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前属于并应属于某个真实客体的那部分爱，现在却转向了主体内部，并在那里引起一种不断增强的幻想活动。这种转移来自何处呢？它是这一时期的特殊心理表现。还是由一种心理冲突引起的呢？

对于这一点，下面的插典对我们很有启发。安娜越来越经常地不听妈妈的话了，她傲慢地说：“我要回奶奶那儿去！”



“你去了我会难过的。”

“是吗？你不是有小弟弟吗？”

母亲作出的反应表明了这孩子威胁要再次走开的意义，她显然想知道妈妈对她的提议会说些什么，妈妈总的态度是什么，小弟弟是否已经完全挤掉了母亲对她的疼爱。我们绝不可将这种小计谋当真，因为尽管有小弟弟的存在，可这孩子完全能够看出并感觉到自己并没有失去多少母爱。由此她对母亲的不明不白的责备就是不公正的。而且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从语调上听出来这是假装的。即使是成人，我们也常常听到由这种语调说话。这种显而易见的语调并不需要认真对待。也不必非得接受。因此，母亲不应将它放在心上，因为它只不过是别的事情的前兆，不过这次的抵抗更严重罢了。在这次谈话后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母亲说：“来，我们去花园那儿。”

安娜却答道：“你是说着玩的，你并不真想带我去。”

母亲：“你怎么这样想呢？我说的当然是实话。”

安娜：“不是的，你在说谎。”

母亲：“你马上就会知道我是不是在说谎，我们现在就去花园。”

安娜：“真的吗？你肯定说的是真话吗？你没撒谎吧？”

类似的情形重复过多次，但这次的语调显得更激烈，更固执，并且“说谎”二字的语调流露出一种为父母所不理解的特殊东西。起初，父母的确没有怎么在意这孩子答话中的语调，在这点上，他们和正规教育没有两样。我们往往不注意听儿童在各个发育阶段的说话，在所有重要事情上，我们只当作他们是精神不正常，而在小事情上，他们则被训练成完美的机械人。在抵触情绪后面，总是存在着问题和冲突，而这种问题和冲突，我们在其它时间和场合下已经听得够多了，但通常我们却不记得将所听到的东西与这种抵触联系起来，因而有一天，安娜提出了一些使母亲大为惊讶的问题：

“我长大了要当保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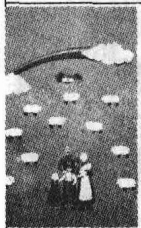
“我小时候也想当保姆呢。”

“那你为什么没当呢？”

哦，因为我后来做了妈妈，我有了自己的孩子要照顾。”

安娜（很有思想地）：“我长大后会和你不同吗？我会到别处去生活吗？我还能与你聊天吗？”

母亲的回答又一次表明了孩子试图把话题引向哪里。安娜显然是想要象保姆那样照看孩子，而保姆从哪里得到孩子，这是十分清楚的，并且安娜长大后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一个孩子。那么，为什么母亲不是这样的保姆呢？也就是说，如果她不是象保姆那样得到孩子，她又是怎样得到孩子的呢？安娜可以象保姆那样得到孩子，但将来一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说，她将怎样象母亲那样得到孩子等问题，她都难以弄明白。于是，便提出了“我长大后会和你不同吗？这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会在各方面都不同吗？鸚鸟之说显然无从解释，死后变成天使的说法也不妥当，因而人们只能象保姆那样得到孩子，她也只能用这种自然的方法得到孩子



了。可是，对母亲又作何解释呢？她没有当保姆，却有了孩子。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于是，安娜问道：“为什么你不是保姆呢？”意思是说，为什么你不用这种简单而直接的自然方法支获得一个孩子呢？这种奇特的询问方式很具典型性，如果我们不假设某种想掩饰直接提问的“模糊外交辞令”，使可将其与儿童对这个问题的模糊理解联系起来，稍后，我们就可以找到这种可能性的证据。

于是，安娜就面临着“孩子到底从哪里来”这样一个问题。不是鸛鸟带来的，妈妈并不是象保姆那样得到孩子，也没有死。虽然她以前曾问过这个问题，父亲告诉她说是鸛鸟把孩子带来的，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她也从来没有相信过，那么，爸爸，妈妈和其他人都在说谎。由此，她对小孩出生所采取的那种不信任态度以及对母亲的责难便很容易得到解释了。同时这也解答了我们认为是由于小孩较内向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哀幻想。现在，我们知道了被爱的真实对象。但由于缺乏目标，爱已从对象身上撤回而转向主体的内部，爱是从欺骗她、不讲真话的父母那里撤回来的。（那不能告知的东西是什么呢）？其中有什么缘故呢？这些都是孩子后来在内心形成的疑问。最后得出的结论便是：“那肯定是不能声张的东西，或许还是危险的东西呢。”试图通过巧妙的提问从母亲那里获得事实真象是徒劳的，这样，两种抵抗相遇，爱便开始转向内部。而升华的力量在一个四岁儿童身上的发展仍旧是十分微弱的，自然起不了什么明显的作用。因而她不得不寻求另一种补偿，即诉诸于那种早已放弃了的小孩子的手法——依靠施加压力来确保母爱。而她最喜欢的便是在家里哭叫妈妈，早在一岁时，她就大量地使用过这种手法。现在，这种手法重被使用，并由于年龄的增长，目的更加明确了，从而达到最近这种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大地震发生后不久，人们时常在饭桌上谈论它。安娜对此类事情特别感兴趣，缠着要奶奶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地震怎样震动，房子怎样倒塌以及有多少人丧失，安娜的夜间恐惧症便由此开始。她不能独处，妈妈必须陪着她，否则她就会害怕发生地震，房子会塌下来砸死她。即使是白天，她也满脑子这些想法。当与母亲外出时，她总是缠着问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到家时房子还在吗？”“爸爸还活着吗？”“你能肯定家里没发生地震吗？”见到路上的每一块石头，她都要问是不是地震带来的；一幢正在建造的房屋她也认为是被地震破坏了的等等。到后来，她常常在夜里大叫地震，说她都能听到震动的声音。每天晚上要求母亲郑重其事地向她保证不会发生地震。各种能安慰她的办法都试过了，例如人们还告诉她，只有在有火山的地方才会发生地震。可她又耍人们向她作出镇子附近的山都不是火山的保证。最后，这种推理便导致了她对知识的渴求。对她这种年龄的儿童来说，这是极不正常的。她搬出了父亲书房中所有地理图片和图册，数小时地搜寻火山和地震的图片，并连续不断地向人们提出各种问题。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将恐惧升华为求知欲的努力尝试，与其年龄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早熟。可是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有许多天才儿童正面临着同样的遭遇，他们不是被填鸭式地进行着这种不合时宜，于其毫无益处的升华吗？如果在这个年龄，人们就助长这种升华，那么，他们就只能是在加重一种神经官能症。这孩子求知欲的根源是恐惧，而恐惧是里比多转化的一种表现，即，这是一种已成为神经官



能症的内向性心理，它对这个年龄阶段儿童的发育来说，是既无必要又无益处的。这种求知欲最后被引向哪里，我们只要看看她几乎每天都要问的一连串问题，就会一目了然。”为什么索菲（妹妹）比我小呢？弗雷德（小弟弟）以前住在哪儿呢？他是住在天堂里吗？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为什么以前不来，现在才来呢？”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父亲决定让母亲找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安娜小弟弟的来历。

没过几天，机会来了。安娜又问起鸛鸟的事，母亲对她说，小孩子不是鸛鸟带来的，弗雷德是从妈妈肚子里长出来的，就跟花从地里长出来一样。开头他非常小，后来就跟植物一样，越长越大。安娜很认真地听着，再没有半点怀疑。随后，她问：

“他是自己来的吗？”

“是呀。”

“可他还会走路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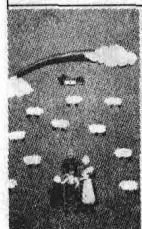
索菲说：“那么，他是爬出来的。”

安娜无意中听到索菲的话，便指着她的脸脯问：“这里有洞吗？要不他就是从嘴里出来的？谁从保姆嘴里出来呢？”

这时，她突然打断自己的话头，嚷道：“不是，我知道是鸛鸟把他从天堂里带下来的。”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丢开这个话题，再次要求看火山图片。谈话后的当天晚上，安娜很安静，意想不到的解释显然使她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又通过一连串的问题表现出来。一个崭新而不曾预料的新天地在她面前展开了，安娜很快就涉及到了关键问题：“孩子从哪里出来呢？他是从胸口的洞或是从嘴里出来的吗？”这两种猜测都可以让人接受。我们甚至还可能遇到一些年轻的新娘，她们仍接受孩子从腹壁的洞里或是剖腹取出来的说法。这被认为是无知到了极点。事实上，这并非无知，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所涉及的是各种儿童的性活动，这种性活动在后来的生活中使得阴道名声不佳。

人们也许要问，这种认为胸脯有洞或孩子从嘴里荒谬的出来观点，儿童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为什么她不选择骨盆下面每日用来排泄的自然开口呢？解释非常简单。不久以前，安娜开始不听妈妈的劝阻，对这些开口及其排泄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卫生和习俗所不允许的。于是，她第一次知道了她身体这些部位有关的特殊规则。并且，作为一个敏感的地方她很快就注意到对这些部位的忌讳。结果，这个部位就未被列入考虑之中。这种思考上的小错误，在儿童身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即使是成人，拿着放大镜也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它的痕迹。在这件事上，安娜远比妹妹反应温和，小妹妹对通过身上这些自然开口的东西相当感兴趣，即使是吃饭的时候也一味地将食物在嘴上弄来弄去，并说这很“好玩”。妈妈责备她说这不好玩，禁止她这样做。尽管不理解，但这孩子似乎很听妈妈的话。可是，很快她就开始报复了，每上一道菜，她都坚决拒吃，说是“不好玩”。结果，所有的菜都由于“不好玩”而被倒在地上。

这种抗拒心理非常典型，理解起来并不困难。感情的逻辑清楚地表明了：“如



果你不认为我的游戏好玩，并且还要我放弃它的话，那么，我也不认为你的游戏好玩，我也不和你玩了”。就象所有这类儿童式的补偿一样，它遵循这样一个重要的幼儿原则，即“谁惹我，谁倒霉。”

离题已太远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吗。安娜表现得很温顺，她尽量地遵从习惯，认为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错误的理论有时会被坚持很多年，直至人们猛然醒悟，它才被推翻。因此，正如我在“精神分裂症心理学”中曾指出的那样，这些甚至连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们都大加赏识的错误理论，后来会成为神经病或精神狂想症主要症状的决定因素便不足为奇了。因为，任何东西若在人的头脑中连续呆上几年，便将一直在他的灵魂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而不再消失，尽管这些东西可以被另外一些看起来极不相同的东西所遮掩。

孩子到底由哪里来的这个老问题还未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孩子既然是妈妈生的，那么保姆呢？她也会生孩子吗？随后，安娜突然大叫起来：“不，我知道，是鸛鸟从天上把孩子带下来的！”保姆没有生孩子，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们还记得安娜曾扮过保姆，并打算长大后也当保姆，因为她也愿意要一个孩子，并象保姆那样轻易地得到孩子。可现在她知道了弟弟是从妈妈肚子里长出来的，这下该怎么办呢？

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很快又回到关于鸛鸟和天使的说法上来。这种说法从来没被相信过，在使用了几次后，就被完全放弃了。但是，仍有两个问题悬而未决：第一，孩子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为什么妈妈会生小孩，而保姆和外人却不会呢？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更难回答，不过，现在这两个问题还暂时未被问到。

第二天午饭时，安娜出奇不意地宣布：“我的哥哥住在意大利，他有一座用帆布和玻璃做成的房子，这房子非常坚固。

这里，要象过去那样寻求一种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抵触太强烈了，而且安娜也不会妥协。这种独特而又极其亲昵的宣告颇为意味深长。三个月来，孩子们一直在编织着一个有关“大哥哥”的古老梦想。这个哥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过所有那些他们没有去过的地方，能做他们所不允许做的一切事情，还拥有很多牛、马、羊、狗等一切东西。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大哥哥。这一怪念头的来源并不难找——他的原型便是爸爸。对妈妈来说，爸爸就象是一个哥哥。因此，孩子们也必须得有一个强壮的哥哥。这个哥哥非常勇敢，他住在危险的意大利的一座坚固的房子里。对于安娜来说，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愿望满足。地震不再是危险的了，恐惧和担心被排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既然对地震的恐惧消失了，她就不再每晚叫父亲到床边来陪她了。相反，她现在变得更可爱，睡觉前叫父亲来吻她，互道晚安。为了验证这一新的情况，父亲给她更多的火山和地震图片看，但安娜反应平淡。她只是冷静地审视这些照片，然后说道：“尽些些死人！我以前早就见过了。”即使是火山爆发的图片也不能引起她的注意。结果，她对科学的兴趣就象当初突然产生那样，又突然地消失了。安娜解脱后的那些天里，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她要把新发现的东西告诉她的小伙伴们。她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弗雷德是怎样在母亲身上长出来的，她和妹妹也是从母亲身上长出来的；她还讲了爸爸是怎样从他妈妈肚子



里长出来，妈妈是怎样从她妈妈的肚子里长出来的，以及仆人怎样在他们各自的母亲肚子里长出来的。同时，她也用许多问题对这些知识的真实性进行检验，因为她已经起了很大的疑心，因而需要不断的确证来驱散她的怀疑。其间，孩子们又提出了鸛鸟和天使的说法，但却是用极不相信的语调，甚至是用歌谣的方式来讲给洋娃娃听的。

总而言之，这种新的说法已经明显地站稳了脚跟，因为恐惧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只有一次，她确信险些受到威胁。解脱后的一周，她父亲得了流感，早上没有起床。孩子们并不知道此事，所以当安娜走进父亲的卧室，意外地看到父亲躺在床上时，脸上露出奇怪的惊讶的神情，呆立在离床很远的地方，不愿走近去，明显地觉得害臊和狐疑。突然，她楞头楞脑地问爸爸：“你为什么躺在床上呢？你肚子里也长了一棵幼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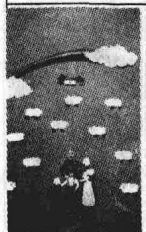
父亲自然是大笑起来，他告诉安娜，孩子从来都不是在爸爸身上生长的，其实男人并不能生孩子，只有女人才能生。于是，这孩子很快又变得友好起来，尽管表面看上去很平静，但内心却仍有疑问。几天后，安娜再次在午餐上宣布：“昨晚我做了一个诺亚方舟的梦。”父亲问她梦见什么了，安娜只是胡诌了几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耐心地等待和注意观察。果然，几分钟后，安娜对奶奶说：“我昨晚梦见诺亚方舟，里面有许多小动物。”停了一会，她又等三次说道：“我昨晚梦到诺亚方舟，里面有许多小动物。方舟下面，有个盖子打开了，所有的小动物都掉了下去。”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孩子们确实有一个诺亚方舟，但开口（即盖子）却是在顶上，而不是在下面。这是一种巧妙的暗示，表示那种认为孩子从嘴里或胸口出来的说法是错误的，而她已经知道了孩子是从哪里出来——是从下面的。

几周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她只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妈妈和爸爸，他们在书房里一直坐到很晚，我们几个小孩子也在那里。”

事实上，这不过是人人皆知的愿望，即孩子们想和父母呆得一样晚的愿望。这个愿望在梦里得到了实现，或者说，它被用来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愿望，即晚上当父母单独呆在一起时也和他們呆在一起。地点自然是在书房，在那里，她曾看过那些有趣的书，满足了她对知识的渴求。换句话说，她确实是在寻求小弟弟从何而来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如果孩子们也在书房里的话，他们就会知道答案的。

几天后，安娜做了一个恶梦，尖叫着醒了过来，大声嚷道：“地震来啦！房子开始摇晃啦！”妈妈跑过去安慰她说，没有发生地震，一切都很平静，大伙都在睡觉呢。而安娜却急切地说：“我想看到春天，看所有的小花怎样长出来，看田野怎样长满了野花。我想看看弗雷德，他长了一张多么可爱的小脸啊！爸爸在干什么？他说过什么吗？”妈妈告诉她，爸爸在睡觉，没说过什么。安娜于是嘲笑说：“他早上可能又要生病了。”

这些意思要反过来理解才对。最后一句话并没有认真，因为她是带着挖苦的语调说的。上次父亲病了，安娜怀疑他“肚子里长了一棵幼苗。”这种挖苦意味着：“他也许会在早上生出一个孩子来。”但这话并没有当真，因为爸爸不能生孩子，只



有妈妈才能生，也许她明天就会生一个。可是从哪里出来呢？”爸爸在干什么？”这里无疑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爸爸不能生小孩，他起什么作用呢？安娜急于发现所有这些问题的线索，她想知道弗雷德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还想看到鲜花在春天是怎样从地里长出来的。所有这些愿望都隐藏在对地震的恐惧背后。

经过这段插曲后，安娜很安稳地一直睡到天亮。第二天，母亲问她昨晚怎么了，谁知她全忘了，只记得一个梦：“我梦见我能变出夏天来，然后有个人把一个奇形怪状的木偶丢到厕所里。”

这个梦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由“然后”将二者分开。第二部分起因于最近一个想要木偶娃娃的愿望，也就是象母亲有小弟弟一样，她也想有一个男的木偶娃娃。有个人却将木偶娃娃扔到厕所里了，而通常人们只是把别的东西扔到厕所里。推理的结果便是：孩子就象解大便那样生出来的。这同“小汉斯”一文中的 Lumpf 一说有相似之处。只要一个梦里出现几种情景，则每个情景都代表着一种复杂事物之结果的特殊变换。因此，第二部分只不过是第一部分主题的变换。我们已经知道“看到春天”，“看到花儿长出来”的含义，安娜现在梦到她可以使夏天到来，那就是说，她可以使花儿长出来，她自己也能造出一个小孩来，并且在梦的第二部分将这表现为与解大便相类似。现在，我们找到了利己欲望这个罪魁祸首，而这种欲望在前天晚上的谈话中却是以一种貌似无私关切的面目出现的。

几天后，一个孕妇到安娜家里来玩。孩子们似乎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但第二天，在姐姐的指导下，孩子们将爸爸废纸篓里的旧报纸拿来塞到腹部的衣服里面取乐。这种模仿的意义十分明显。当天晚上，安娜又做了一个梦：“我梦到镇上的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很胖的肚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梦的主要人物总是梦者本人，因此，前一天的游戏便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不久，安娜的举动使她母亲大为吃惊。安娜把洋娃放到衣服下面，然后将之头朝下慢慢地拉出来说道：“你瞧，婴儿正在出来。现在，它全部出来啦。”安娜这是在告诉母亲，我是这样设想生孩子的，你认为如何？这样对吗？这个游戏确实意味着提问，因为正如我们后来所知，这种想法仍需要得到正式的确证。

到此，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远没有结束，我们从以后几周内安娜所产生的那些想法中便可明显地看出来。几天后，安娜又用她最喜欢的玩具小熊特迪重复同样的游戏。有一天，她指着玫瑰对奶奶说：“你瞧，这株玫瑰正在生小孩呢。”鉴于奶奶没有完全理解她的意思，她又指着肥大的花萼说“你没有看见吗？它都长胖了。”

一天，她和妹妹吵架。当妹妹气愤地吼“我要杀死你时”，安娜回答：“我死了，你就只剩下一个人了，你就得祈祷上帝给你一个活的小孩。”情况立刻就发生了变化，安娜成了天使，而妹妹则不得不跪在她面前，祈求赐给一个活的孩子，由此，安娜成了生孩子的母亲。

在一次晚饭吃桔子时，安娜抢着要了一个，并嚷道：“给我一个，我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去，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孩子了。”

这立刻使我们想起一个童话，讲的是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通过吞吃水果、鱼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而终于怀了孕。在这里，安娜极力想知道，孩子是怎样进入母



亲体内的。这里，她在继续着她的询问，而对问题问得如此细致，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用类比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儿童原始的思考方式的特征。类比思维同样也在成人身上表现出来，它处于紧挨着意识下面的那个层次，而梦则将之带到意识的表层上来。精神分裂症亦具有这一特征。在德国和其它许多国家的童话里，我们可以经常发现这种幼稚的比较方式。童话似乎是童年的神话，因而其中隐含着孩子们自己编造的有关性过程的神话。童话的诗意（甚至成人也能感觉到它的魅力）并不依赖于一些古老的说法而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之中。每当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某些生活片断再次闯入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并不需要真正意识到它，而只要其强烈的激情在心灵中投下一束反射，我们便能体验到一种奇妙而神秘的感情。

孩子是怎样进入母亲体内的，这确是个难题。由于使东西进入体内的惟一通道是嘴，因此，按理说来，母亲是吃了类似水果的东西后，肚子里才长出小孩来的。但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既然小孩是母亲生的，可父亲起什么作用呢？将两个未知的问题联系起来，用一个去解决另一个，这便是心理系统的惯用规则。

在孩子从哪里来的这个难题中，由于他们是怎样进入母亲体内这个问题尚未搞清楚，安娜很快便确信，父亲肯定与这事有关。

父亲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占据了安娜的整个心灵，她除此之外不再想别的东西。一天早上，她跑进父母的卧室，他们正在穿衣服，安娜跳上父亲的床，脸朝下躺着，用脚使劲扑腾，叫道：“瞧，爸爸是这样做的吗？”父母大笑起来，没有回答。直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过来这种举动可能意味着什么。这种推理与小汉斯案例中，马用腿乱蹬一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取得这一最新进展后，这件事似乎就此打住，父母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机会进行相应的观察了。问题停滞在这点上并不奇怪，因为这是最困难的那部分。由于儿童对精子和卵子一无所知，因而他们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即母亲必须得吃某种东西，只有这样，东西才能进入体内。可父亲起什么作用呢？安娜经常将保姆或其他未婚的人拿来比较，显然是有一点成效的。她断定父亲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到底起什么作用呢？安娜和汉斯都一致认为这事和腿有关。

这种停滞持续了大约五个月。在这期间，安娜没有出现任何的恐惧或此类问题得到解决的任何迹象。随后，出现了对未来事件的第一次预感。安娜全家当时住在乡下一个近湖的村子里，在哪里，孩子们可以和母亲到湖里去洗澡。由于安娜害怕走进超过膝盖的水中，因此，有一次父亲带她走进水里时，她吓得大叫起来。当晚睡觉时，安娜问母亲：“爸爸是想淹死我吗？”

几天后，安娜又发作了一次。她老是挡着花匠的路，不让他通过。闹到后来，花匠和她开了个玩笑，把她举起来放到刚挖的一个坑里，安娜伤心地大哭起来，以为那人想要活埋她。

一天晚上，安娜惊叫着醒过来，母亲忙过去安慰她。安娜说是一列从头上开过的火车掉了下来。

这里与小汉斯的“驿马车”的故事相对应。这些事件明显表明，恐惧再次出现了。就是说，有一些障碍阻止了爱向父母的转移，因而其中大部分就转变为恐惧。

